



一曲80后小夫妻的婚姻变奏曲！

初婚

彭琼琳
著

毕业伊始，即遭家长“逼婚”，四年地下恋情最终曝光
理想与现实，家庭和事业
一对初婚的80后小夫妻如何面对这“新结婚时代”？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014039035

1247.57
3372

初婚

CHUHUN

彭琼琳 著



I247.57

3372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北航

C1726351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初婚 / 彭琼琳著. — 重庆 : 重庆出版社, 2014.5

ISBN 978-7-229-07100-4

I. ①初… II. ①彭… III. ①言情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47967号

初 婚
CHUHUN

彭琼琳 著

出 版 人: 罗小卫

丛书策划: 李 子

责任编辑: 李 子 马春起

责任校对: 刘 艳

封面设计: 八牛设计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庆出版社

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邮政编码: 400016 <http://www.cqph.com>

重庆国丰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E-MAIL: fxchu@cqph.com 邮购电话: 023-68809452



重庆出版社天猫旗舰店
cqpbs.tmall.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20mm×1000mm 1/16 印张: 18.5 字数: 281千

2014年5月第1版 2014年5月第1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29-07100-4

定价: 29.8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 023-68706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前言：龙宝贝日记	/1
楔子：初恋与初婚	/6
一：人生若只如初见	/9
二：小别日，告别地下恋情（1）	/12
三：小别日，告别地下恋情（2）	/16
四：初次交锋	/22
五：只恋爱，不结婚	/26
六：不婚主义	/31
七：宝贝，我们结婚吧！（1）	/36
八：宝贝，我们结婚吧！（2）	/40
九：结婚（1）	/44
十：结婚（2）	/49
十一：结婚（3）	/54
十二：结婚（4）	/60
十三：恋爱就是为了生孩子	/67
十四：寿司	/72
十五：八面玲珑（1）	/78
十六：八面玲珑（2）	/84
十七：你们俩，不合适	/90
十八：那些你所不知道的我	/96
十九：怀孕	/102
二十：屌丝是可以配女神的	/108
二十一：自尊心算什么东西？	/113
二十二：入赘	/118
二十三：分叉	/125
二十四：钻风箱	/131
二十五：给爱情一个自由的空间	/137
二十六：第三者	/141
二十七：这不是爱情，是心理安慰	/147
二十八：远离父母，幸福恋爱	/150

二十九：安全感	/155
三十：隐婚	/161
三十一：孩子	/170
三十二：回到原点	/177
三十三：最熟悉的陌生人（1）	/180
三十四：最熟悉的陌生人（2）	/186
三十五：最熟悉的陌生人（3）	/191
三十六：你究竟什么时候才能长大？（1）	/198
三十七：你究竟什么时候才能长大？（2）	/201
三十八：你究竟什么时候才能长大？（3）	/207
三十九：我们已经过了那样的年纪	/212
四十：复婚	/216
四十一：烂泥扶不上墙	/220
四十二：新生命（1）	/224
四十三：新生命（2）	/229
四十四：绕一圈，一个轮回	/233
四十五：在生命面前，骄傲一文不值	/237
四十六：手术	/241
四十七：这样懂事的我，你可还满意？	/246
四十八：闹剧	/251
四十九：那些不忍心放弃的爱情	/256
五十：哥们儿真心羡慕你	/259
五十一：过来人	/263
五十二：宣战	/268
五十三：夺子	/273
五十四：一日夫妻，终生牵绊	/278
五十五：爱情在时光里荒芜	/285
五十六：龙宝贝日记（尾声）	/290





前言：龙宝贝日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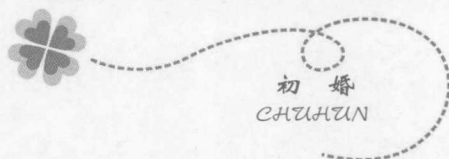
2010年7月7号，天气阴晴不定。

龙美丽又回来蹭饭了，搭着小长腿儿窝在沙发上看美剧。有时候想想，龙雪花有老爸那样负心薄幸的前夫已经够悲凉了，偏偏还养了我和龙美丽这么两个混账姑娘；争先恐后跟她瞧不上的穷小子结婚也就罢了，若是夫妻恩爱打造出一番脱贫致富的新天地，她老人家也认了，偏偏一个比一个过得闹心。同样是失婚，龙美丽丢的只是一个饭碗，而我则是光滑的肚皮上添了条疤，怀里还镶着颗硕大的爱情结晶。

啧啧，龙美丽呀龙美丽，妹妹我才刚觑着脸宣布跟郑晓凯玩儿完的重磅消息，你至于这样前赴后继地宣布要跟宋境在国外注册么？从小到大你就那么心安理得地在我这个炮灰即将燃尽时粉墨登场？

龙美丽说我太装，龙雪花的忧伤若是有十分，其中九分是我闹的，她那婚离得是干净利落脆，从结到离用时仅半年，并且当中没有发生过一次口水仗，更没有我和郑晓凯那般的甩耳光戏码。而我，晚间黄金档狗血剧





演什么我就演什么，闹得一出又一出，龙雪花见我一回，血压得上升几个百分点。

原来在他人眼里，我跟郑晓凯的爱情只是场狗血的闹剧，不自觉一阵难过，为自己身为一个爱情故事编造者，却独独控制不了自己爱情的剧情。

还记得结婚前，龙雪花声泪俱下地对我说：“你以为会有哪个男人一辈子爱你一个人？你做梦！他现在是穷得叮当响，遇着个可人儿的，又死心塌地跟着他，当然宝贝儿似的哄着你，一旦你跟他结了婚，但凡他长了那么点儿出息就得露出狼尾巴，老娘以四十八年的人生经历告诉你：男人，都是披着羊皮的狼！”

当时的我被她的表情逗乐了，还偷偷鄙视她不懂爱情，我的郑晓凯才不是那种俗物呢：“那照您这么说，男人都一个样儿，找准不是被一口咬死？”

“那可不一样，被有钱的狼咬死了好歹得个风光大葬，被只穷狼咬死了只能暴尸荒野，原来那些不及你的小老鼠老野猪都可以跑来欺凌你、讽刺你，到时你就是二婚了，再想回过头找有钱的狼，还得跟那些比你年轻漂亮的小羊PK，你凭什么？”

我哈哈笑了起来：“老妈说得太形象了。”

现在想来，这话不仅形象，更是先知，我龙宝贝的爱情果真暴尸荒野了，年方二十四的我此刻正顶着一肚皮的妊娠纹在二婚的队伍里排起了长队，打出的旗号是：二十四，离异，有一子，寻一沉稳经济适用男。

之前龙美丽问我：“龙宝贝你是不是有病啊，刚离婚就想再婚？文艺女青年不是流行为一个男人一头磕死的么？”

我抱着龙龙呵呵乐：“对，我现在就是在找愿意为我一头磕死的男人。”

上个周末，我这个二婚积极分子在龙雪花的号召下去相亲了，对方是年长我八岁的公关公司艺术总监陶敏，那长相，浑然是艺术的象征，只是属于抽象派罢了，小眼睛，国字脸，不帅，也算不上难看。

龙雪花说了，那厮三年前离过婚，没有生育能力，之所以约我见面吧，看上我倒是其次，主要看上我儿子了。

我心里一阵悲凉：龙宝贝啊龙宝贝，你居然沦落到卖子求荣的份儿上了。

也罢，他能对龙龙好，我求之不得，就像老妈说的，我赌输了自己的婚姻，接下来的人生就应该一门心思为儿子活着。



准备离开时，医院一别两个多礼拜不曾搭理我的郑晓凯居然给我来电话了，我心里一咯噔，有点做贼心虚的意思，毕竟，他是我此刻售卖的孩子他亲爹。

我打了声招呼退去了一边：“不是打错了吧？”

郑晓凯那头愣了一下，呵呵一笑：“干吗呢？”

我据实回答：“相亲呢。”

“跟谁？”

“谁还跟熟人相亲？自然是你不认识的。”

“龙宝贝，你就不怕人家虐待咱们儿子？”

“不怕，他可喜欢我儿子了，人家不育。”

“你不是想给我儿子改姓吧？”

“想什么呢？我儿子现在姓龙，至于以后姓什么，有待考察。”

郑晓凯那头顿了一下，我为他习惯性的温吞一阵心烦：“有事快说，才刚毁了我的初婚又想耽误我二婚的步伐？”

“晚上我请你吃火锅？”

呵！他将这句话当作灭火器一用就是六年呢。

“对着你？吃不下。”我嘴巴阴损郑晓凯早已习惯，跟我在一起六年，他大概练就了金刚不坏之身，属于刀枪不入级别了，只是那会儿我们是恋人，是夫妻，甩一巴掌都是甜蜜蜜的浪漫举动。而眼下，我们假离婚后又真离婚，他有他的林玫，为了替自己甩掉糟糠的畜生行径寻找一点心理安慰，又自发地认为我有了舒默，我俩也算表面上各自圆满了。

“我准备去北京了，可能短时间不会回来。”

我虽然看不见他的脸，却能清楚想象到他温吞的眉眼，过去六年，他是我的男人，信誓旦旦一辈子宠我爱我的男人。从我的十八岁到我的二十四岁，仿佛我最青春灿烂的回忆都跟这个男人紧紧捆绑在了一起，我的初恋、初吻、初夜、初婚，无怨无悔地交付给了他。我骄傲地认为，我们的爱情天造地设，不是其他俗物所能比拟，却在婚姻的崖边摔得粉身碎骨，我固执地得出一个结论：原来爱情只是婚姻的基础，却不是婚姻的保障。



初 婚
CHU HUN

“也好，到天子脚下沾点儿正气，就算你俩不领证无媒苟合在一起也会显得光芒万丈。”我知道他听了这话会愠怒，所以很快总结此番交谈结束语，“不说了，去北京之前把你家户口本儿送来，我要给龙龙转户口。”

“你闹够了没有？”

他果然恼了，哼，他居然还有脸恼？我当时多想问问他，郑晓凯，从你背着我跟林玫厮混那天起；从你当着林玫的面，为你可笑的男人尊严打我那一耳光开始，你就不知道会是这样的结果吗？难不成你在跟林玫人模狗样吃着日本料理的时候还巴巴地念叨着吃完外头这顿香的，回到家还能看到老婆笑脸相迎，儿子承欢膝下？

我深深爱着的男人，竟是这样自私。

“没闹，真的，你这么彪悍，戴着套儿都能让我怀孕，林玫才三十出头，你俩少吃点日本料理，多留点时间在床上，总会有自己孩子的。”

“龙宝贝你越说越过分了！”

我想了想，好像是过分了点，人家床上那点事儿凭什么听我安排？龙宝贝啊龙宝贝，你当郑晓凯还是你男人呢，还巴巴立在你麾下等着你发号施令呢？

“哦，那就不说了，记得送户口本儿。”

我挂了电话，突然有种坠入万丈悬崖的恍惚，这六年的哭与笑，爱与恨，像是抹不平拭不去的污点，深深烙在我心底盛放我俩爱情的角落。

这个我不再有资格去爱，也没有资格爱我的男人，不知道他是否还记得自己最初爱上我的理由，他说，我像是不谙世事的小孩，让他忍不住想抱在怀里宠溺。我想，他此刻铭记的，大概只有我俩分开的理由，他说，龙宝贝你怎么就长不大呢？你还要幼稚到什么时候？

原来如此。

那匆匆一眼，我们相恋了，执拗而坚决；

以为爱情就是婚姻的全部，我们结婚了，一无所有，义无反顾；

当我跟不上你成熟的脚步时，我们分手了，恍如隔世，云淡风轻……

是，我幼稚、固执、倔强，在一起六年，他厌了、倦了，懒得亲吻，懒得哄骗，懒得记起曾经的山盟海誓，任由我这个为他耗尽青春的傻瓜对着键盘再写不出美好爱



情的只言片语。

不写了，不编了，不再用天衣无缝的文字蒙蔽小女孩的双眼，就像龙美丽说的，男人女人都该鄙视言情小说，女人被里面一往情深矢志不渝的男主角骗了，男人则被里面爱情至上痴心一片的女主角骗了，其实生活中的爱情，变心是常态，出轨是定论，因为再牛掰的人，即使赢得了天下也会输给时光。

我跟郑晓凯，大概就是输给了时光。



楔子：初恋与初婚

龙宝贝跟郑晓凯举行婚礼那天，乌云漫天，阴雨绵绵，偏偏领离婚证那天，阳光普照，天朗气清。

龙雪花啧啧：“瞧你俩这婚离得，天都忍不住笑了。”

龙宝贝窝在沙发上啃着冰激凌，不无感慨地瞅着龙雪花：泱泱中华五千年，看着闺女离婚能乐得合不拢嘴的，她龙雪花是第一人。

还记得两个月前，小两口欢天喜地走出民政局大门，龙宝贝嘻嘻乐着对郑晓凯鞠上一躬：“小女子初次结婚，请多指教。”

不过两个月光景，两人再次从里头走出来，龙宝贝一如既往地狗皮膏药状黏在郑晓凯身上：“老公，以后我就不受保护地追随你了。”

郑晓凯一脸郑重：“称谓有问题，你应该叫我，前夫。”

这……

在遇见郑晓凯之前，龙宝贝的人生规划是这样的：

30岁之前，谈场轰轰烈烈的恋爱，对方可以是阳光花样美男，腹黑



商场大亨，甚至可以是玩弄艺术的怪叔叔，只要足够刻骨铭心，荡气回肠。

30岁之前，不做房奴孩奴，只为自己而活，用码字赚到的钞票环游世界，去看一切与爱情或生命有关的风景，描刻成文字，一张机票，一份行李，一缕心情。

30岁之后，尝试结婚，嫁给一个浪漫细致的男人，住在阳光照得进客厅的房子里，生个和她一样漂亮聪明的宝宝，然后用她三十年彪悍的人生经历写一本自传给孩子拜读。

这些伟大的设想在遇到郑晓凯后成为了无稽的空想。

戴上学士帽之前，她拿到了结婚证；毕业证到手的第二天，她又拿到了离婚证。

龙宝贝给自己跪了。

这办事效率，传说中的一秒钟变格格跟她K大一枝花一夜跻身离异少妇比起来算弱爆了。

我们为什么会离婚？

这个问题，龙宝贝想了很久，她窝在郑晓凯的怀里，一脸委屈，像是努力备考的孩子抱回了只鸭蛋。

郑晓凯柔声哄她：“傻瓜，我们离婚不是为了各走各的，恰恰是为了在一起啊。”

是啊，为了在一起，为了不顶着婚姻的帽子，不受束缚地在一起。

龙美丽瞅着狼吞虎咽的妹妹打趣她：“想当年，你舌战黄河两岸，理辩三州六府，是何等的威风，这会儿居然会在小小的婆媳战役中败得灰头土脸，啧啧……”

龙宝贝摇摇头，将大大一片金针菇塞进了嘴里。

曾经，她确实将沈春华立为导致他俩婚姻夭折的罪魁祸首：若不是她的“明察秋毫”，他俩百般遮掩的地下恋情怎么会华丽丽地走了光？若不是她的“强权政治”，他俩只恋爱不结婚的流氓政策怎么会好端端流了产；若不是她的“努力管教”，她和郑晓凯怎么会对婚姻惊恐不已，头也不回地将红本换成绿本？

可再细细回想这为期两个月的婚姻，她所难以接受和失望至极的东西太多太多，远远不止这明刀明枪的婆媳矛盾。

她从来不知道，原来婚姻所代表的，不是两个人浪漫惬意地相拥而眠，不是花去



初 婚 CHU HUN

一下午去做一道精致的点心，不是坐着摇椅喝着花茶聊着当初那些甜蜜，更不是找个人一起实现自我的梦想。

婚姻，貌似与自我或梦想无关。

婚姻是根缰绳，牢牢将她想要展翅高飞的翅膀缚住，然后指责她的不成熟，嘲笑她不知天高地厚的孩子气。

“婚姻……”龙宝贝有些噎到了，缓了缓，“是门艺术，是我们这个年纪和心智的孩子理解不了，也驾驭不了的艺术。”

龙美丽开始翻白眼，她最烦龙宝贝在她面前说教，可这妹妹，貌似结婚以来，这毛病越来越严重了。

龙宝贝习以为常，继续龙大作家讲座时间：“初恋之所以神圣不可侵犯，是因为它未完成，永远铭刻在青涩甜蜜的时光里，初婚之所以存活率低，是因为它将爱意缠绵的二人世界突然暴露在了嘈杂残酷的现实里。”

“所以你们现在离婚，是为了回归爱意缠绵的二人世界？”

龙宝贝嘻嘻乐着，斗志昂扬地比画着：“我们这叫激流勇退，曲线救国，避过婚姻的水深火热，用新时代青年的方式捍卫爱情。”

龙美丽彻底膜拜了。

一：人生若只如初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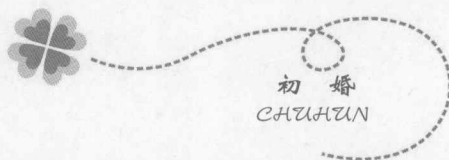
初见时，她十八，他二十一，她是初入K大的中文系小师妹，他是K大临近毕业的计算机系大师兄，那天，他是陪着哥们儿程祥去给龙宝贝送午餐的。

暑假闲来无聊的她顶了姐姐的活儿为某摄影工作室当写真模特儿，头顶俏皮丸子头，身着雪白抹胸蓬蓬裙，恰到好处地露出性感的锁骨和修长的双腿，雪白的肌肤在阳光下有种清新的透明质感，脚踩九公分高跟鞋，侧身立于广场喷泉边，顶着烈日骄阳对着摄影师笑靥如花，看得郑晓凯一度有些发怔。

眼前刚满十八岁的小女孩仿似是自由游走于热带丛林的精灵，浑身透着静谧柔和的灵气，郑晓凯一度看呆了，可就在下一秒，精灵颠覆了他眼前所看到的一切，令心动着迷的他哭笑不得。

“收工！”

摄影师一声令下，现场一片哀号与混乱，龙宝贝扬了一天的嘴角毫不



客气地垮了下去，双眼呈放空状，苦巴巴一副欲哭无泪的模样，左一蹬右一蹬，高跟鞋被甩出几米远，两只红肿的脚丫子踩在微凉的大理石板上，跟她的小脸一样透着辛酸。

换上棉质连衣裙的龙宝贝端着一盒卤肉饭抱怨连连：“龙美丽太阴险了，看着妹妹往火坑里跳也不拦着，可怜我高风亮节一文艺女青年想转个型还挨了宰，这哪里是当模特儿？分明是卖笑的苦力！”

郑晓凯不自觉多看了几眼她蹙在一起的长眉，似是深刻而灵动的水墨画，让他的心不自觉一阵悸动。

郑晓凯对龙宝贝的印象遣词造句很别致：这是个有灵性，很生动的姑娘。

龙宝贝对郑晓凯的印象很言情小说化：那眉眼唇鼻，仿似漫画里走出来的人物，缱绻的温和里，带着淡淡的疏离。

那天中午，程祥临时被教授喊回去改论文，郑晓凯便顺理成章送龙宝贝回家，两人十分有默契地在广场附近瞎晃悠，郑晓凯给她买冰激凌，等一个半小时后才会开始的喷泉表演。

热烈的水柱一飞冲天，龙宝贝站得太近，险些淋成了落汤鸡，郑晓凯过来帮忙，两人的手自然而然地牵到了一起，之后就不愿再松开了。

第一年，和所有的校园情侣一样，他们会在空闲的日子陪对方上课，泡图书馆，一起吃饭，散步，在无人的林间接吻；

第二年，郑晓凯离校，两人无限感慨起手机的伟大；

第三年，因为郑晓凯出差，一个月没能见面的小情侣在校外的宾馆里擦枪走火了，龙宝贝无疑唤起了郑晓凯最原始的欲望，不出一个月，两人被迫同居了，之所以说被迫，是因为租房远比夜夜住宾馆划算。

第四年，龙宝贝不再去学校上课，专职在家敲字，为了提高生活质量，更为了让郑晓凯每天早上能多睡一会儿，龙宝贝毅然舍弃了那间被她装点得温馨洁净的二十平方陋窝，搬进了郑晓凯公司三站外的湖景公寓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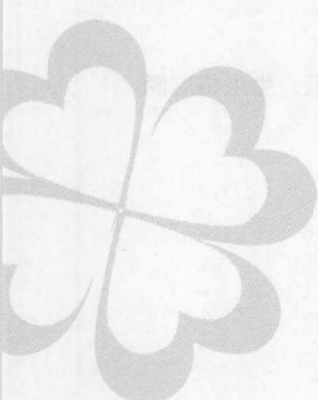
作为一名网络写手，龙宝贝除了神经质，还很小资，做菜要配色，渴了喝红酒，吃西餐穿小礼服，每个月的稿费分配十分紧凑，除去高额的公寓房租，余下的吃大餐



买红酒看电影逛街旅游挥霍一空，和郑晓凯自给自足之余，做对快乐惬意的月光双侠。

月光双侠一心归隐世外，偏偏沈大捕快辣手无情，就在小别日那天，生生将这俩痴男怨女给逮了个正着。

(1) 初恋不能遗忘，白限小 (二)



二：小别日，告别地下恋情（1）

龙宝贝和郑晓凯在外同居后，将每个月的第二个周末定为小别日，她和郑晓凯各回各家各找各妈，一来小别胜新婚，二来安抚家中长辈情绪，为他俩的地下恋情打掩护。

那次的小别日，郑晓凯又被他妈喊回家相亲了，龙宝贝在床上赖到中午才赶去龙雪花那里蹭午饭。

为了不让自己的男人被其他不识趣的女人看上，龙宝贝昨晚在郑晓凯两边脸颊上不遗余力地印下了发紫的吻痕，活像对称的蝴蝶翅膀，郑晓凯对着镜子直叹气，龙宝贝懒洋洋往床上一倒，奸笑着安心睡去。

龙雪花故意将计算器摁出刺耳的叭叭声音，嘴里叨叨地计算着这几年来亲戚朋友家的孩子结婚生子送出去的份子钱，最后一统计，乖乖，足足九千八百块呢！

龙宝贝和龙美丽并肩窝在沙发上嗑瓜子，交换了一个眼神，继续对着